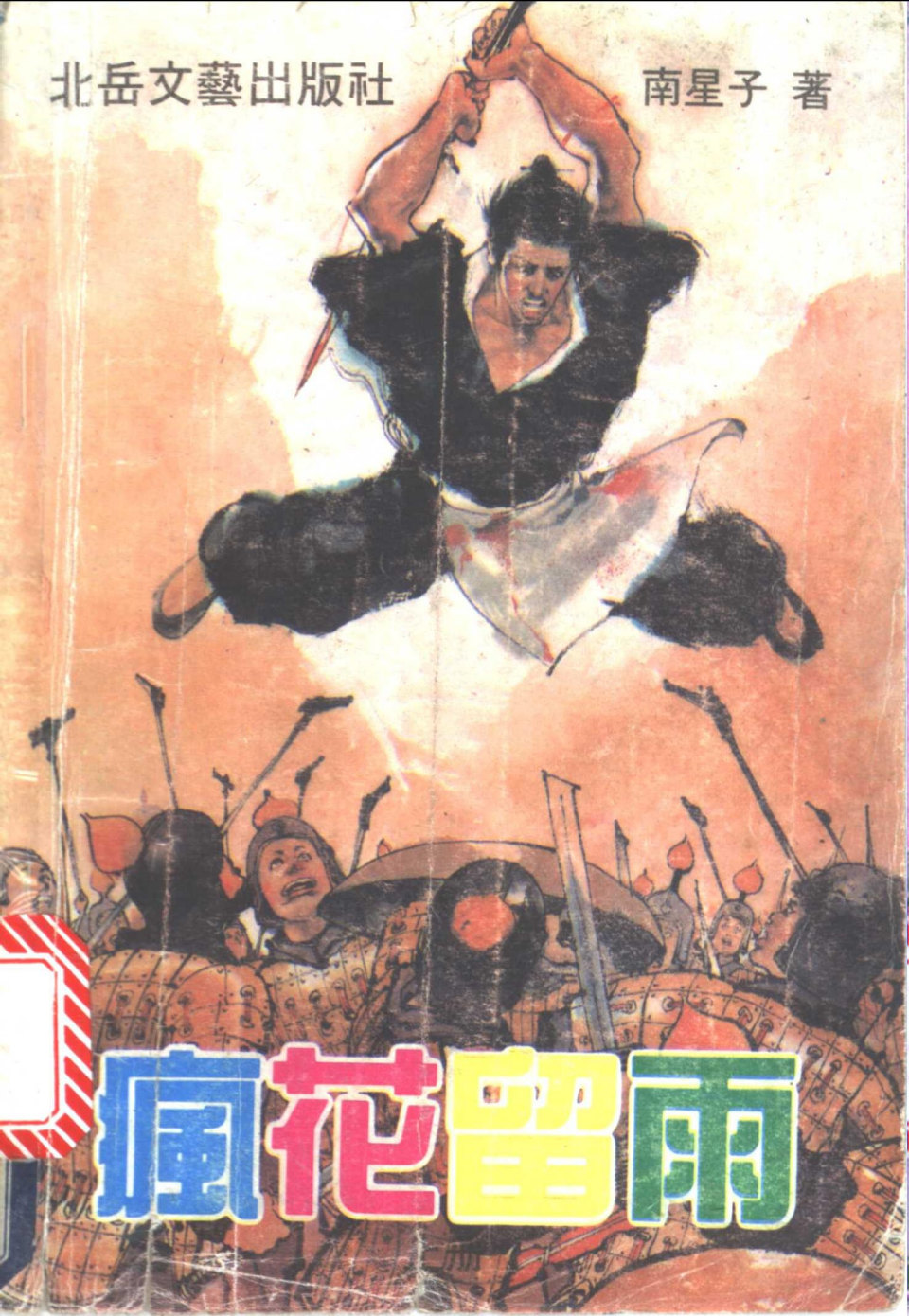


北岳文藝出版社

南星子 著



瘋花留雨

雨田化疯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内 容 简 介

一件失落多年的神秘僧衣，使平静的江湖风云骤起，黑、白道高手为得到僧衣而近乎疯狂。风流潇洒的奇公子花雨留和“万两杀手”黑渊合力寻访。黑渊匹马单刀孤身上路，花雨留偶遇美丽的郡主朱琳，并产生的浪漫缠绵的爱情……寻访中，他们遭围困、截杀、下毒。历经艰险，花雨留终于找到了僧衣，于是他又成了众矢之的，且遭御林高手追杀，使他几乎陷入绝境。最后，当他发现僧衣的秘密时，竟悄然引退，似烟花般从江湖中消失，而痴心的朱琳却不死心，继续寻找花雨留的下落……全书故事跌宕起伏，环环相扣，令人欲罢不能。

元朝至正十一年。

末年深秋，一阵西风袭过皇觉寺，寺院地面又增加了许多落叶，寺院前那些秋海棠、野菊，不说早已萎黄凋谢，连那十几柱百年合抱的大苦栗树，也抵不过一阵秋风，一片片的黄叶，蝉联飘坠，层层堆叠，树上的枯叶虽犹赖在枝干挣扎残命，向风中战抖抖地作响，诉说它魂惊望绝，到后来索性连枝带梗滚掉下来，此景的皇觉寺若无日日派人清扫寺院落叶，不过数日整座寺院将变成黄砂荒漠状。

一名年约十七、八岁寺僧，长得非常丑陋，一副怪模怪样的真面目，看了实令人厌恶，眼球凸出，眼尾向上翘，一个圆又大的鼻子，双下巴，再加上满脸的黑斑点，如此丑陋相貌，若让小孩子看到了，恐怕都会吓得哭出来。

小和尚不仅人丑，连所穿着的僧衣也破旧缝补数洞，手提竹扫帚抖抖身子弯个身，“哗，哗”声响起，竹扫帚扫动之下，被覆盖一夜的白石地方能再见天日，一会儿一堆堆落叶置于寺门墙边，这便是小和尚的成绩。

一名小和尚，一把竹扫帚，一堆堆的落叶，如此皇觉寺当然不可能变成落叶黄砂荒漠。

当小和尚将整座寺院落叶清扫一回置于门墙边之际，此时时分已五更过三刻，正想处理数堆落叶忽听寺前大门“碰”一声撞击，小和尚不自觉身子抖了一下愣在当场，自语道：“那位虔诚信徒一大早冒着打秋风之苦来进香。”

小和尚自语间人已走到大门后，欲拨门栓又一顿自语道：“不对啊！那是如雷响音，本不像敲门声，若是敲门为何只敲一声，莫非——”

“法明！适才那声响为何因？”

小和尚自语未毕，殿堂已走出二名中年和尚，一前一后匆忙跨阶步出，走前问话者，方脸大耳甚是慈祥，后者长脸双颊凹陷，瘦骨如柴，却红光满面。

小和尚闻声转首，急回道：“师父！是敲门声。”

二和尚来到小和尚身后，其方脸大耳和尚皱眉回道：“听其声似非敲门声，是撞击声。”

小和尚道：“是撞击声，撞击佛门声。”

红光满面和尚接道：“既是撞门声，快开门便知其因，法明——”

小和尚“是”一声，赶紧拉开门栓，双手正欲拉开二扇门之际，门外好似有一股推力往门内推进，小和尚不自主往后退了数步。

门一开，三和尚顿时惊愣当场。

血！鲜淋淋的血，一条血渍由佛门对面林子直到门阶，一名披头散发中年汉子，一身青衣染红，卧躺佛门阶下，右臂紧抱合胸的黑布包袱，躺地无力的身躯，沾满鲜血的右掌，往小和尚脚尖前伸去，硬是挣扎却无法前伸一寸，瞪大双眼盯着小和尚，小和尚在惊愕中马上清醒赶紧扶起大汉，

急道：“师父，这位施主受伤不轻，怎么办呢？”

法明小和尚一语打醒了犹在惊愕中的另二名中年和尚。

方脸大耳和尚轻咳一声恢复正色，由此可知小和尚的胆量反应胜于——般常人太多了。

方脸大耳和尚合掌一声“阿弥陀佛”，急道：“快扶这位施主入寺疗伤。”

大汉脸色苍白打个手势，气嘘道：“不……用了……多谢大师，此地可是一濠州凤阳县吗？”

小和尚答道：“是的！施主入寺疗伤要紧。”

大汉挥手急道：“贵寺……可是……皇……皇觉寺……？”

小和尚道：“是的！”

大汉道：“凤阳县有几所……皇觉……寺？”

小和尚道：“仅有本寺称之‘皇觉寺’。”

大汉闻言吐了一口气，左手却紧捏着包袱不放，急道：“我要……见……贵寺主持……”

红脸和尚道：“施主见本寺主持是何事？”

大汉紧皱眉头似乎忍受极大痛楚，回道：“非……非常重要的事。”

红脸和尚道：“贫僧法号‘悟正’，旁边这位乃贫僧师兄‘悟心’，本寺主持正闭关，寺内之事全交给贫僧二人处理，施主先行入寺疗伤要紧，要谈稍后再谈。”

大汉流露痛苦万分之色，似乎用尽全身之力，急道：“不……不行，在下快不行……了……，非见主持不可……请大师莫……误事……”

悟心道：“可是主持犹闭关……”

大汉急的吐了一口鲜血，无力道：“大师会误事……此

事……二位担待不起……快……快……”

悟心、悟正见状互望一眼，一时不知如何是好。

悟心看了大汉一眼，道：“既如此，紧随贫僧入寺。”

大汉勉强撑住身子，由法明小和尚扶持下踉跄走入殿堂到了后院。

后院走道两旁各有五间禅房，悟心走至右方最后一间，悟正推开房门，悟心扶着大汉轻声道：“师弟，法明，暂退。”

悟心与大汉入禅房之后，悟正与法明紧跟着离开禅房来到殿堂，悟正顺口道：“法明，后院落叶记得清扫，已卯时了。”

法明道：“弟子知道！马上去扫。”

小和尚到前院提着竹扫帚再度入殿堂，经过禅房走道不自觉停了一下，望一望禅房，好奇之心人皆有之，法明也不例外，不禁探头往窗缝豆大的破洞窥看房内一切。

房内正壁刻着个大“佛”字，佛字下蒲团盘坐一名长白眉，额满皱纹老和尚，老和尚手捧大汉带来的沾血黑色包袱，对面坐着弯腰大汉，悟心不知何时已不在禅房内。

老和尚打开包袱，包袱内只一件僧衣，此僧衣非常特别，正面胸绣着一朵白莲花，房外法明只见老和尚嘴唇微动，不知谈些什么，大汉身躯微震，不一会儿头一低人一偏，倒地不起，老和尚皱眉唇动，见大汉没有反应，摇头合掌，大声喝道：“悟心……”

老和尚这一声分明是通知禅房外的悟心，小和尚闻声赶紧快步往后院离去，小和尚刚离去悟心由殿堂匆忙来到禅房，推开房门，门一开，皇觉寺里只听得法明小和尚扫落叶

“沙沙”声……

秋风在扫，落叶在飘，年复一年，景色依然，那故人呢？

*

*

*

元朝至正八年时，局势的混乱已到达顶峰，汉人皆起来反抗异族的统治，因而叛乱事件迭起。正当反抗异族运动热烈时，白莲教又趁机兵起。

白莲教原来是净土宗的一派，发源于东晋之僧慧远，后来和净土宗另一派弥勒教及远自波斯传来的明教（摩尼教）混合，而有了“弥勒下生，明王出世”的教义，普遍受到当时不满元朝统治的人支持，他们又以“驱逐胡虏，恢复中华”为口号，逐渐成为反抗元朝的轴心。

元朝至正十一年，河南的白莲教教主韩山童，首先起义，但因各方面准备不足，兵力又弱，很快就被元朝平定，韩山童被处斩罪。

元朝至正十二年的二月，朱元璋故乡濠州的白莲教地主郭子兴，率领着村中几千个农民，组成一队反叛军，首先占领县城，朱元璋的一位朋友，也参加了这次的起义。由于郭子兴的军队急需更多的人来加入，以充实阵容，因此朱元璋的朋友便写信给他，要朱元璋也参加“红巾军”，朱元璋经过慎重的考虑，且还问神卜卦，最后才下决定决心加入他们，这个决定，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。

朱元璋在郭子兴的麾下，渐渐地获重用，可是郭子兴已在红巾军的地位却越来越不稳固，原来红巾军的内部时常会有争权夺利的事情发生，朱元璋看到这种情形，知道再留

在濠州不会有什么前途，他便率领极少数的部队进攻定远，在取得定远后，朱元璋又招募了二万多的民兵，实力更是增加不少，因而又率领民兵攻打滁州，然后将郭子兴迎到滁州。

郭子兴的部队，靠着朱元璋的努力攻伐，而在滁州落脚，但因滁州地方太小，粮食也不多，不适于久待。于是在攻取滁州后，又马不停蹄地向南方进攻。江南之地一向以富庶著称，因此唯有向江南前进，朱元璋的军队才能得到更充分的补给。

朱元璋南下占领了和州，击败了周围的反抗力量，又得到十多万人的归附，这对于他来说，是一个很好的鼓励。至此，天下人也都知道了红巾军中有一位朱元璋。在朱元璋的军队驻扎和州时，郭子兴突然死亡，然而这却使得朱元璋的威信与地位在军中更加提高。

至正十六年的二月，朱元璋的军容越来越强大，他率兵攻下集庆，见此地地势良好，粮食充足，即改名为“应天府”而安顿下来。郭天叙在攻打集庆的战役中不幸阵亡，之后，郭子兴的军队，便完全归由朱元璋指挥。

占领应天府后，朱元璋展开了他“驱逐元朝，统一天下”的计划。他一方面巩固自己的军备，另一方面又陆续地攻打邻近的地方，使自己的势力得以逐渐扩大起来，这时各地反元的军队纷起，若是朱元璋要统一天下，就必须先灭掉其他势力，但和一些较大的势力相比，朱元璋的军队，又显然薄弱了些。朱元璋自己曾说过在群雄之中，张士诚和陈友谅的实力最为强大，张士诚有庞大的财力为其后盾，陈友谅拥有强大的军事。朱元璋在推翻元朝之前，势必要先消灭此二

人的势力，否则他便无法称霸天下。

因此，朱元璋听从刘基（刘伯温）的献策，将所有力量集中，先攻打强敌陈友谅。终于在鄱阳湖的水战中，朱元璋击败了陈友谅，随后又向东进军，一步步地逼迫张士诚，终于在平江消灭了张士诚的军队，此时天下大势已掌握在朱元璋手中。滁州的大字皇帝小明王，也就是韩山童之子，因势力薄弱，便前往应天府归降朱元璋，不料却于途中坐渡船时淹死。

朱元璋消灭了这些势力之后，他集中全副精力攻打元军，朱元璋任徐达为征虏大将军，开始了他驱逐元人的进攻行动，最后推翻元朝，朱元璋接受了文武百官的拥戴，登上帝位，建立了明朝。

*

*

*

明朝洪武年间。

皇觉寺的后院花树已化为平地，增设了十余间禅房，除此之外，景物依旧，当然外观不如当年鲜明，漆色剥落总是难免的，不过！物是渐年趋旧，人却比往年增加了许多，什么人呢？当然是和尚，从禅房的多寡便可猜测大约有四十名僧人以上。

炎夏午时，三名年约三十左右的和尚坐在佛门内右墙角树下乘凉，三个和尚有个共同点，身材魁梧，那僧衣被凸出的大肚挤得有点绷紧，若非穿着僧衣还真不像是和尚，不过那三颗光秃发亮的光头却修得干干净净，一点杂毛也没有。有些人焦心操虑瘦了身子，这三位大概是当了和尚静了心，于是发福肥胖，看了他们三位，谁说当和尚不也是福。

背靠树干中间这名胖和尚，半张嘴，双目微开，似睡非睡，大概正与菩萨通灵中，另外旁边二名也无精打采垂目无语，瞪着落叶发呆。

忽地一声“师父们，打扰你们午休时间”。

二名发呆胖和尚懒洋洋往佛门望去，此语乃一名卖香烛的老头儿挑着一担冥香火烛银纸之类等拜佛用品，站在佛门外微笑对着胖和尚打招呼。

老头儿戴着竹笠遮日，黑黄的肤色加上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，反而显得精神抖擞，十足的老当益壮。

胖和尚瞧着老头儿不觉讶异，反道：“今几个施主卖得早。”

老头儿微笑道：“是比往日早了一个时辰，因而打扰师父们午休时间，实在抱歉，不知今日贵寺香客来往如何呢？”

胖和尚正欲回话，半张嘴和尚居然梦呓般的回道：“有没有缺货问了清就知道。”

老头儿闻言道：“这我知道，贵寺杂物采购皆由了清师父负责。”

半张嘴和尚道：“那就去问了清啊！”

老头儿客气问道：“就怕了清师父坐禅打扰了他。”

胖和尚道：“这种天气坐如针毡，了清也是一样的。”

老头儿闻言不禁随着胖和尚视线往殿堂望去，一名中年和尚及二名二十出头的小和尚正走出殿堂，老头儿马上放下担子入门迎了过去，口中急道：“了清师父，打扰了您，真是罪过。”

中年和尚的面相让人瞧见之后，第一的感受必然是面善

和蔼之僧，他面露笑容也迎向老头儿，道：“丁施主莫客气，贫僧闻声便知施主来到敝寺，失礼之处请勿见怪。”

老头儿道：“佛门静地，老头儿我竟然忘了这一点，嗓子大这老毛病总是改不了。”

中年和尚微笑道：“若是繁华镇上，施主的嗓子便起了作用，又何称为毛病？”

老头儿笑道：“毕竟是来此，嗓子却扰乱了了清大师您的宁静。”

了清和尚道：“施主之言太见外了，多年来敝寺所需香烛皆劳丁施主亲送至敝寺，感激之情至深，那有扰乱本寺宁静之怨呢？”

丁老头道：“不对不对！我老头是生意人，还得感谢大师您多年来的照顾，混口饭吃，不然香烛生意那能支持至今，大师您真是我丁老头的菩萨呢！”

了清大师急急一声“哪里，阿弥陀佛”，接道：“不敢打扰丁施主太多时间，本寺欠缺香烛还是请施主至殿内查点，量数和往常一样。”

丁老头一声“多谢大师”，马上入殿，了清大师及另二名小僧正欲回殿，突听马蹄声响，响声在佛门对林子休停，了清大师三人正面对佛门，一眼便望见一匹灰白健马由一名年轻人牵入林中，将缰绳绑住树干后，年轻人便往佛门走来，穿过小路直入寺来。

了清大师见来人入寺，不禁盯视年轻人，年轻人身着淡黄长衫，前胸交叉二条紧身黑布绳，其原因乃背后绑着一把长条物，此物亦由红色布包扎着，当然不知何物，不过由外观看起来好似一把剑，因为此物超肩，尖头稍显十字型，略似

剑柄。

此年轻人长得高大魁梧，鼻挺眉阔，双目闪烁着光芒，面颊透红，额头数点小汗珠，由此可知炎夏正午赶路的行人的确辛苦，年轻人一入门先行拍拍双肩上的灰尘，见了清大师开步迎來，便抱拳正色道：“冒昧打扰大师，未经许可擅自入寺，在下失礼之处还望师父见谅。”

了清大师见年轻人举手投足言语间甚是有礼，其外表衬托着自然俊逸潇洒，亦同样至诚有礼回道：“敝寺大门为众生开，岂有擅自入寺之过呢，敢问施主尊姓大名。”

此时乘凉三名胖和尚早已起身静听了清与年轻人的对话，年轻人正色回道：“在下姓花名雨留。”

了清大师道：“花施主似非本县人。”

花雨留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大师见识过人，在下的确非本县人，但问大师何以知晓。”

了清和尚道：“非老衲所能，只因本县善男信女贫僧略有面熟，故有此一问，施主莫见怪。”

花雨留道：“哪里！在下路过此地，见贵寺佛门未闭，因而想向贵寺讨碗水喝，不知大师可否方便？”

了清大师合掌回道：“出家人慈悲为怀，化天下缘渡世众生，怎有不便之理。”

了清语毕吩咐后面小僧道：“慧明！请花施主入殿休息奉茶。”

花雨留谢了了清便随小僧慧明入殿，卖香烛的丁老头同时走出殿外，快步来到了清身旁，道：“大师！贵寺需要再补货的香烛等用品大概就这一些吧！”

丁老头把抄好的纸张交给了清大师，此时马蹄声又响，

了清大师不禁往佛门望去，蹄声一停，佛门外多了一匹黑棕色骏马，一名黑衫骑士，骑士一副雄纠纠气昂昂盛气凌人姿态端坐在马上，轻咳一声扫看整座皇觉寺一眼，眼中似无了清大师的存在，便回首下马，将马匹牵至门旁。

骑士一蓬长发至背，仅用蓝布条绑成一束，寺内除了了清大师与丁老头外，另外三名胖和尚见那骑士大热天穿着黑衫蓄长发，不禁也看呆了目不转睛钉视着。

骑士放了马匹策入对林中，策马之前取下马腹黑鞘朴刀扛在肩上，潇洒直入寺去。

了清大师眉头一皱，道：“欢迎施主光临敝寺，乃进香而来吗？”

骑士面无表情，回道：“在下一辈子未曾持香拜鬼神，岂是进香而来。”

了清大师急急一声“阿弥陀佛”，接道：“敢问施主来到敝寺所为何事？”

骑士道：“找贵寺主持研究一件事。”

了清大师道：“本寺主持现今正在午休坐禅，施主若想与主持研究佛法经典之事，贫僧也许尚知一二。”

骑士冷道：“不烧香拜佛的人，你想会去研究这些不实际的玩意吗？”

了清大师闻言一愣，轻叹一声，道：“施主之言贫僧不敢苟同，但也不愿解说，至于主持之事，再请问施主是研究何事呢？”

骑士一副不甚其烦，道：“反正就是‘事’，叫主持出来便是！”

了清一时不知如何回答，脱口道：“施主怎可……”

骑士轻怒截口道：“怎么！见个主持这么困难吗？你们这一行不是口口声声慈悲渡众生吗？今日你所表现哪像那回事。”

了清正欲解释，殿堂内走出一名浓眉圆脸的中年和尚，看起来比了清年轻几岁，后面跟着原先在殿外树下乘凉那三名胖和尚，大概是三名胖和尚见骑士来势汹汹言语不善，特地入殿请了这名和尚出来。

浓眉和尚稍放大嗓子道：“施主所言正是，欲见贫僧也是轻易之事，那有困难之理，贫僧欲化天下众生，还怕众生闪避贫僧呢！”

骑士闻言，哈笑道：“听大师之言，莫非便是贵寺主持。”

浓眉和尚行至了清身旁，了清赶紧退至一旁不敢言语，一副深怕浓眉和尚怪罪之态。

浓眉和尚看了了清一眼，道：“贫僧正是敝寺主持法号‘广和’，适才弟子了清有冒昧之处犹请施主见谅，此乃贫僧疏于教导弟子之过。”

骑士微笑道：“岂敢！其实了清师父和善得很，奈何在下一向如此口气，品性甚劣，故有此局面。”

广和主持陪笑道：“众生有异，渡化有别，还是贫僧之过。”

骑士轻笑一声，不知是愧疚的笑，还是讽刺的笑，回道：“看来和尚的确是慈悲有礼。”

广和主持合掌弯身，道：“施主尊姓大名呢！”

骑士道：“在下姓黑。”

广和主持道：“施主找贫僧研究何事呢？”

骑士瞪着广和主持，缓缓正色道：“十年前的僧衣，在下今日要取走。”

广和主持皱眉回道：“僧衣，施主何出此言呢？贫僧实在不明其意。”

骑士冷笑道：“十年前深秋五更时分，那名大汉所带的包袱，黑色的布包袱，懂吗？”

广和主持很纳闷似地回道：“贫僧实不知施主所言何意。”

骑士脸色一变，怒瞪道：“我要黑色包袱，包袱内的僧衣，听清楚了没有。”

广和主持一声“阿弥陀佛”，正色道：“我佛慈悲。”

骑士喝道：“这与慈悲无关！快交出包袱。”

广和主持又一声“我佛慈悲”，骑士怒斥道：“最后警告你，再不交出包袱，便拆了你这鸟寺。”

三名胖和尚其中一名闻言忍不住喝道：“你这恶徒真是欺人太甚。”

广和主持拦臂截口道：“不得无礼！”

骑士冷笑道：“少来这一套，对付你们这些吃软饭老秃驴，用软的绝对行不通。”

广和主持道：“施主……我佛慈悲。”

骑士脸色一整，咬牙切齿间，突然左臂往前探出，噗一声，广和右肩如被一只千斤手扣住，扣得紧紧的，广和和尚眉头一皱，硬是撑住原来姿态，但那三名胖和尚却随即摆出架势，其中一名见广和被扣住后，马上挥拳往骑士击去，这时间了清大师与丁老头早已吓得闪到一边去。

骑士一番怒喝，也引起寺内午休和尚往殿外冲出看个究

竟，然而广和主持见胖和尚出拳，马上开口阻拦道：“退下，不得无礼。”

胖和尚一缩手，其他另二名也只好干摆架势，骑士哈哈大笑道：“原来主持也是罗汉手，没想到功力如此深厚，看来要取包袱是有希望了，拳脚出包袱倒是没错。”

广和主持额头冒出了汗珠，骑士那爪掌愈捏愈紧，学武之人一眼便可瞧出双方内力的比划，差别是骑士不断施加压力，广和主持不得不内力抗拒。

骑士冷眼嗤笑一声，爪掌一松化拳往广和胸腹击去，广和闷哼一声，中拳退了数步，骑士身手奇快，肩扛的朴刀连同刀鞘顺肩往前顶去，骑士这一手并非欲置广和于死地，目的是用刀尾顶攻广和。

“叭”一声，骑士朴刀一偏，那握刀柄的右腕承受一股震力，全身往后跃退了数步，放眼细瞧，广和主持身前多了一名年轻人，此人正是向了清大师讨碗水喝的花雨留。

花雨留见广和被拳击后退之际，当时人犹在殿内正欲走出，发现情况时，人如飞燕般掠向广和身处，凌空出掌挡回骑士那一刀。

骑士冷笑道：“阁下好身手，混这趟可错了。”

花雨留淡淡一笑，回道：“出家人慈悲岂可容你欺辱，佛门圣地又岂容你撒野。”

骑士哈笑一声“找死”，咣一声，刀出鞘，日光照射下闪闪发亮的刀锋直砍花雨留人头，花雨留身形一闪掠向右方，谁知人未至长刀已至，骑士第二刀快得出奇，看得众人目瞪口呆，眨眼间花雨留的人头即将落地，惊惧之声呼起，哗一声，骑士那把刀掠过大树枝干，落叶随枝干哗哗落地，